

(讀)))
(((音)

灣仔老街之二

陳滅

(一)

斑駁牆壁油漆剝落了一片
眾多舊有不知年代的字跡
共畫像之間僅餘一點空白
我們刻上這舊樓房的名字

伴隨世代固執剩餘的形狀
眾人在此生活作息又歌唱
總不離爭執陽光隱退便安睡
朝陽照入眾人的影子便搬遷

窗框上防風膠貼還在
每個玻璃方格打著交叉
喧囂間唯有它洞悉了我們

不自主每每弄錯的記憶
微動牆影變易舊有字跡
自行增添上更殘破畫像

(二)

風雨夜用指頭在窗邊
塗劃彎曲虛弱的符號
幾代人苦苦積累的文字
同樣在瞬間便要被抹去

總有不欲談起的故事
塵濁鏡子更無從映照
自行刪減的幢幢魑魅
唯樓房保存幽隱一角

最後一戶遷出之先
唯有它凝固了自身
混凝土時代的記憶

斷絕水電和剩餘人面
無礙窗格與牆壁的縫隙
蔓生處處點點的綠色

(2004 年，《秋螢》)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讀)))
(((音)

香港韶光

陳滅

(一)

「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 Heat, Power！」
——茅盾（1896-1981）《子夜》

路燈初燃，我們不曉得它熄滅的時候
車燈復往照見旅者的倦意，且漸次融入
萬家泛黃或慘白參差的燈火
我們憑甚麼感官感應香港
香港也以同樣的燈光感應我們
我們無法感應的也許說不出的多

華燈亮起，因為感覺到人們熄滅
關閉語言，倦看海鏡浮沉的香港
歷史泛黃如瀕臨拆遷的家
轉眼改建像甚麼原是那幻彩詠香江！
我們瞠目結舌，又不受控地自發參加
為向旅客綻放只一瓣成分有毒的煙花

璀璨加璀璨，市民如夜蟲集結燈下
飛向堅固而灼熱的烏托邦
數字上升再偏軟，失落的目光仍舊流向
強迫性發動的幻彩詠香江
最後一班渡輪如霓虹下的魔術
變出鴿子、土地與兔女郎
只有水手看穿萬千重疊的樓宇
倚望底層暗燈殘照的海港

(二)

「好夢狂隨飛絮，閑愁濃勝香醪。不成雨暮與雲朝。又是韶光過了。」
——柳永（約 987-1083）《西江月》

聽說海岸擴張到某程度就自行停步
它把擴張的任務留給了商場
我們用萎縮的海港填塞那購買海景的溝壑
用幻彩遮蔽那原本彩色的香江

情感如落花思念數不清的墮樓人
日暮，它把晚霞的責任留給家家戶戶
以亮燈代表一點僅餘的抵抗
誰人火葬，更換以信念擦亮的燈泡？
仍恐鈔票長翼如底片走了光
甚麼都別說，像一首 K 歌
我們的歷史總由別人代唱
唱不出的留給一台發光機器：
螢幕晃蕩如韶華飛絮的香港

璀璨加璀璨，數不清的離愁集結燈下
何處是列車奔赴終站的下一站？
市民列隊如公路停滯的車燈
巴士，沒有乘客的時候仍播放廣告
像每一個無法自主的乘客
以血汗、以無法不忍受的廣告
高唱給大廈無法休止的 K 歌
留下幻彩在台下偷偷暗換
打著呵欠悶了太累了香江

(2011 年，《號外》)



大廈輓歌

陳滅

窗戶鑲嵌在大廈
它想飛去但飛不動
不知被甚麼纏繞，纏繞
人們在被壓縮的居所內
以歌唱想像飛翔

燈泡也鑲嵌在大廈
亮麗卻閃不動
它想熄滅但滅不了
大廈居民的生活、工作也同樣
想念著街上抗爭的人們

窗戶飛吧！但它飛不動
它無法擺脫大廈
一切未睡的、無夢的人們
想念著升降機
飛去，但總飛不動

大廈的價格飛揚
工作的人們想著
面對世界的瘋狂但自己瘋狂不起
無法不變得正常
——大廈的人們總想像瘋狂

大廈的人們最懂得傷感但何必透露
升降機刻印著他們的傷痕
大廈的價格飛揚
大廈的人們也知道它換算著
人們昔日未能估量的創傷

人們知道，真正上升的到底是甚麼
按揭、利息、售價或者工資原來都歇力
把自己分別出；但人們心知那意思不都是一樣！
如同政客總以為人們都不懂政治
——所以他們也毋須太有技巧地去欺騙

香港就這樣變得很容易
意思是變得太隨便或是已放棄？
只太容易發笑或變得憤怒
想不透為甚麼無法平伏
纏繞的一切，只有人們居住的大廈知道

(讀)))
(((音)

大廈想發笑但它總是緘默
它不會告訴你價格何時再上升
大廈大廈它以為人們都很喜歡它
居民想苦笑，想苦笑就立刻苦笑吧！
只有這一事可以自主遂意

最後知道看錯了不是窗戶鑲嵌在大廈
而是人們被鑲嵌在大廈
發著光，耗用自己以血汗沉澱出的工資
人們想飛去但就是飛不動
只有在欣賞煙花時化作一束燈光

感到片刻的浪漫但很快發現自己
被鑲嵌在另一幢大廈參與那「幻彩詠香江」
像成為廣告，人們感到噁心但不能表露
隨著一晃一晃的燈光，人們笑著，笑著
人們竟無法不順從地參與，就像進入了潮流

最重大的失去自主不是被奴役
而是喪失對不自主的認知，或至少掙扎
就像大廈的下一代都不再稱自己為大廈
當上一代被拆卸、被發展、被保育
大廈不知自己拆卸後會否上天堂

會的，就像有信仰的行善人
也許大廈會留下它不滅的靈魂？
像它所哺育的居民
逃不出一再遷徙的命運
離去前不禁回頭、躊躇，再回望：

分解前的大廈變換神態
剎那間凝固了居民的靈魂
大廈飛吧！但它飛不動
它把飛翔的責任留給了我們
居民殷切呼喚它入夢：

大廈再見，就這樣再見
大廈再見，就這樣再見

(2012年2月，《字花》第35期)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讀)))
(((音)

發了一場香港夢

陳滅

在獅子山上俯瞰九龍
鱗次櫛比的真實如夢
疾馳汽車奔赴焦躁時光
留下司機在路邊更換輪胎
雲端有夢，但忘不掉更逼狹土地
煉就城市堅固而確切的有限
而不是田園和詩
我們偶然如木偶化成活人
輕盈而抽離的木質眼波
溫婉地凝視每一戶的香港夢

在太平山上俯瞰港島
夢境在足下或如霧更迷濛
維港海面交錯船隻暫見的印跡
十字路邊人群看到也無視於彼此
在每條街巷望向各自區域
在同一時分誰也只身處一方
地點原來叫做香港，那又何妨？

他在人群中顛簸浪蕩
他奔波於居所與商場
偶然為夢境發狂
更珍重苦苦成立的正常
呼喚自己和群體的聲音
至少有部分可以更闊更易相信
從化寶塔輕輕飛出了
上一代孜孜捕捉的黑蝶

他從九龍拍攝樓景上空天際
那升降浮沉的獅子山
他也許想留住急景變幻之前
一幅輪廓如霧的太平山
比模造的社區更像模型
夜夜烹煮工資，戶戶化無為有
洗滌正言若反的土地哲學

看透幻風吹散煙花
我們何必學步昂揚的演辭
亦何必說破它早已是濫調？
殘局散落的棋子是你和我
還是我我主宰更詭譎的棋局？
留待覺醒後再看破
就這樣發了一場香港夢

整個香港打了一個盹
為了一場，一場香港夢

(2015年12月26日，《虛詞》)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在世界盡頭聽見愛：方大同歌詞中的愛之百態

文 黃峪

誰知道愛是甚麼？

方大同 2024 年 10 月 18 號發行的專輯《夢想家》裏，有一首歌叫做《誰知道愛是甚麼？》，由他本人作曲作詞：「人與人之間，多少個詩篇，熬過幾多日夜，多少的思念，快活的滋味，痛苦和傷悲，演過幾次主角，有幾分狼狽，天才也不明白她，多麼的難懂，科學家的腦袋瓜，未能看得通。如果這時代有誰，能夠看得透，那我就會在此地等候。噢誰知愛是甚麼？如何解讀她。她是一顆種子，也是一朵花。天塌下來，膽小鬼們，都不怕。愛呀就是那麼的偉大。人與人之間，多少的敷衍，戰鬥中的歲月，多少的誤解。古今的追悔，無辜的傀儡，點燃光的世界，別吹毀。」雖然病中吟唱的聲音已經有些嘶啞，但表達仍然動人，問題更是重要。

在中文語境中，「愛」這個字有著不同含義。《禮記·禮運》中提到「七情」：「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但古代中文裏的「愛」和現代中文裏的「愛」含義不同。李海燕在《心的革命：愛的譜系學在中國，1900-1950》（*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2006）中指出，晚清言情小說透過「情」表達本土情感，而「愛」源自歐洲浪漫主義。潘翎在《當真愛來到中國》（*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2016）中指出，「愛情」是翻譯家林紓首創，他將歐洲小說中的「愛」和「情」並列成專屬名詞。這改變了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方式。

在西方思想體系中，愛也是有著不同的方式。希臘文中有四個表示「愛」的詞語：eros（欲望之愛）、philia（友誼之愛）、agape（無私的精神之愛）、astorgos（單方面的撫愛）。其中，精神之愛被認為是最高形式的愛，是「不完美者」對「完美者」的欲望。這些愛都有具體物件，無論是神、兄弟、異性或同性，都體現了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關係。在現代社會，似乎人們已經逐漸失去了愛的欲望和

能力。韓炳哲在《愛欲之死》（*Agonie des Eros*, 2012）中指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斷裂威脅著愛欲，可能導致其消亡。他認為他者的消亡導致了自戀，愛欲需要無法納入自身體系的他者。如今社會愈加自戀，自戀主體無法清晰界定自己與他者，而自愛則能夠明確劃分。

以靈魂情歌探討愛

即使現代社會對愛情的信念減弱，人們仍然需要情歌。情歌是人類寫給自己的情書，是靈魂與靈魂相遇時，迸發的最美妙的和聲，永恆地撫慰著、滋養著我們的精神世界。作為華語情歌領域的重要創作人，方大同融合了 R&B 和靈魂樂，創造出獨特的音樂風格。他以愛為主題的作品用細膩多樣的語言描繪愛情的各種姿態。

方大同作曲，周耀輝寫詞的〈愛愛愛〉收錄在 2006 年 12 月 29 號發行的同名專輯〈愛愛愛〉，其中以三段敘事探討愛情：從「我愛的人不愛我」的苦澀，到「被愛的人不懂愛」的遺憾，最終歸於「愛是互相成全」的豁達。歌曲反覆吟唱「愛」，追問愛情的本質，在愛與被愛之間，人們常常迷茫與掙扎。「愛是一場迷途，我們都在尋找，卻又害怕找到」，揭示愛情中的矛盾心理。人們渴望愛，同時害怕受傷。

2008 年 12 月 19 號發行的第四張個人專輯《橙月》中收錄的〈愛我吧〉是由方大同自己作詞作曲並演唱，其中的呼告極為動人：「愛我吧 像是你的心律動，說完了 我都不想承認心痛，忘了吧 我也不能坐在這心掛。愛我吧 愛我吧，別回答 別回答我，我愛著你 也不能說，別回答 別回答我。」

2007 年 12 月 28 號發行的專輯《未來》中收錄的〈Love Song〉由方大同作曲寫詞，開篇「我寫了這首歌，是一首簡單的，不複雜也不難唱的那一種歌」，直接表明創作的純粹，就像愛情本真的模樣，毫無修飾，自然純粹。「這